

■新作聚焦

赵兰振长篇小说《夜长梦多》:

一本梦魇奇书

□马 原

《夜长梦多》中的人物与传统中国农村小说中的全然不同。传统的憨厚、木讷、耿直、狡黠不见了,更谈不上勤劳、正义、勇敢、善良;代之以麻木、残酷、交织的自私。他们少有良知,情感更是无从谈起。他们很像20世纪以来流行的骷髅偶像,以毁灭(死亡)的方式来宣示自己的存在。

《夜长梦多》打破了我的自负,它给了我惊诧。写出奇已经殊为难得,再写得好就难能可贵了,赵兰振写出了真正意义的梦魇,可喜可贺。

赵兰振的长篇小说《夜长梦多》是个写农村、写儿时记忆的故事。中国在不久之前还是地地道道的农业国家,写农村故事本不足为奇。但《夜长梦多》是一本奇书。

说它奇的理有由三。

其一,人物奇诡。故事里的人物都不是你惯常在小说里、电视剧里见到的那种憨厚可爱的角色。他们仿佛个个恶鬼上身,但凡出现一定不同凡响。项雨被婶子的一双豪乳迷得昏乱;楼峰专情于阉公鸡,用小锤敲猪脑髓壳,给耗子点天灯;正义莫名患上血手怪症,血腥气冲天,非苦楝花不能消血肿;水拖车事隔11年两次捕到同一条喷血的大红鱼。最奇的属人称王老师的女先生,同时具有两种年龄特征,既是二八妙龄少女同时又是六旬垂垂老妇。小说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公叫翅膀,次主人公是个语迟的孩子,叫习武。听听那些人的名字吧,可以说没一个正常人。这样一个人物群落构成的世界不奇诡才怪,终卷

看不到一个有起承转合的人生,也没有哪个人春种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没有生老病死的喜怒哀乐。有的只是畸形的变态的仿佛梦魇游神一般的孤魂野鬼。

其二是环境。小说所写的地方叫南塘,又叫嘘水村。这里被称之为“世界的轴心”,万物都围着这里转个不停,经常被作者描写得阴森可怖又充满诗意的神秘。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没有如许特异的环境,又何来如此奇诡的人群呢?或者说,那样一群孤魂野鬼只可能在与自身相适应的环境里生成和存在。这样不寻常的地方自然怪事不断,或者忽然被发现有无头的尸体,或者打鱼者遭遇巨大的喷血红鱼,或者有人患上腥气冲天的血手怪病。如此血雨腥风之地却时而被作者发掘出诗意,被凄厉苍凉的抒情文字重重美化上一笔——如此诗情表达像极了但丁关于地狱的诗篇。

其三,小说故事包括事件的诡异,这也是这本书最吸引人的部分。从叙事背景里,读者可以窥见故事的发生时间是在当下,比如大队改成行政村,比如书记的称谓,比如已经有了双休日。当下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身在其中,深知个中滋味。可是,书中那些人和关于他们各自的故事,我们找不到丝毫共鸣,那更像是走进《山海经》里,梦境般奇异且荒诞。

中国历来不缺写农村、写农民的小说家高手,周立波、赵树理、孙犁、柳青、浩然、陈忠实……名字可以列出长长一串。但是,从来没有过一个小说家这样写过农村,写过农民。赵兰振开了先河,中国从此有了全新的写农民的小说,如同美国的考德威尔的《烟草路》,如同墨西哥的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农村里一直有鬼,全世界都没有例外。写农村的小说也都或多或少有鬼故事的段落,这是乡村小说也是乡村生活的特质,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



赵兰振

不值得拿过来讨论。但是,这里的故事有了大不同,《夜长梦多》不是故事里有鬼,可以说,其中的所有人物都被鬼魂附了体,如同我们在《佩德罗巴拉莫》当中读到过的那样。

赵兰振笔下的人物与传统中国农村小说中的全然不同。传统的憨厚、木讷、耿直、狡黠不见了,当然更谈不上勤劳、正义、勇敢、善良这些所谓的美德;代之以麻木、残酷、交织的自私。他们每一个都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没有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正面人物。他们少有良知,情感更是无从谈起。他们很像20世纪以来流行的骷髅偶像,以毁灭(死亡)的方式来宣示自己的存在。但是他们让读者耳目一新。

我自诩是个有经验的小说读家,自以为对各类小说都有涉猎,以为小说世界里再无惊喜。《夜长梦多》打破了我的自负。我说不好其中有几分是喜,但惊诧是确凿无疑的,我知道中国的小说多了本奇书,而且写得也好。写出奇已经殊为难得,再写得好就难能可贵了,赵兰振写出了真正意义的梦魇,可喜可贺。

同时我不得不说,梦魇是很折磨人的,所以梦不可以太长,太长了人会疯掉的。好在这个梦还不算很长,我们很快又回到了光明朗照的大千世界。



■评 论

王盛菲:在城乡间奔跑的精灵

□秦锦屏

王盛菲的散文《归来》、小说《死了》给我强烈的震撼和感动,不亚于我初见她本人时的惊艳。梳理她的两件作品,我试图寻找她创作的独特性、共性与差异性。

王盛菲的散文作品气质是朴素的、真诚的,虽然她书写的方式是宣泄式的。散文《归来》如象牙微雕,直击人心。

她真诚,能够充分挖掘自身的生活资源,向内审视。从《归来》中可以看到她成长的痛、漂泊的累、原乡人与城市居住者身份变换之间的藕断丝连、水乳交融。她的叙述不疾不徐,时有让人心惊肉跳的句子出现,像一枚神奇的石子,在平静的湖面上打出一串串水花,荡漾着生活的悠悠气息。

她的作品像山泉一样恣肆汪洋,像草木一样自然生长,叙述自我城乡身份转换的文字过度自如,水乳交融,

使读者读到她心灵“成长”的轨迹,感悟到她乡情的沉醉、漂泊的艰辛以及她不屈服命运的抗争。城市里无数的机遇以及潜伏在文明边缘的万丈深渊,没有让这个异乡的漂泊者“找不着北”,她求真向善,且歌且吟,爱得光明磊落,恨得爽快淋漓。她将不平的际遇、悲愤与控诉转化成对人性良知的呼唤与赞美,将生存的辛酸与痛楚打磨成向往光明的光荣履历。

王盛菲的文字如线,引领读者缝合伤口。同时,她的文笔如刀,剖析社会恶疾,使人切身感受漂泊一族成长、疗伤、蜕变的心路历程。正是这样的叙述,把一个个乡土家园的背叛者、一个都市流浪的异乡人写得入木三分,尤其是那不屈服命运,努力奋斗,为未来打拼的精神,金石一样击中人心。

可以说,王盛菲在散文《归来》里构建的这些文字见气度、见胸襟、见真情、见真心。与一般写底层的作家不

同,她不再是贩卖苦难、企图兜售同情,那种不气馁、不屈服,生命不止奋斗不休的生活状态,化苦难为彩虹的胸襟构建了底层文学的新格局。

与她的散文风格不同,王盛菲的小说呈现多声部交叠,犹如魔幻传奇。《死了》这篇小说写“活了”。没有雄浑壮阔的大手笔,是日常生活构建的传奇故事,多声部的交叠吟唱,诡异和戏剧性的情节遍布其间。乡土叙事的巧妙手法足以托起她虚构的天空,使得这部短小说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文章结构别致,故事亦真亦幻。丰富奇诡的想象力胶着着现实性人物,与附着在人物身上纯正的乡野味道、惟妙惟肖的语言,合力阐述着令人百感交集的众生相。加上她巧妙地将家乡的宗教习俗与神话传说缠绕应用,接地气的写法与奇崛的想象力相互磨砺,使得一个原本荒诞的故事也有了真实感和可信度,生命的价值和

意义在荒诞的宗教仪式里,似荒诞无稽,却又一箭穿心。

隐藏于王盛菲精神深处的高地,是她曾千方百计想要脱逃而又深深思念的故乡。她刻画、书写的人物都来自于乡村,她对乡村风土人情、日常风物的书写很见功力。人物的语言自然熨帖像田土里的庄稼一样蓬勃自然,人物的心理拿捏得精准细腻,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

王盛菲的散文向内,真情真性沉浸其内,小说则向外,对人生的体悟与探索暗藏其间;她的散文重在抒情性,小说则胜在传奇性。我认为,就这两篇作品而言,无论小说还是散文,王盛菲都深受寻根文学的影响。同时,她发挥应用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也让人倍感欣喜。此前,在深圳作家群里,曾楚乔善用此法,但王盛菲又与他不同,前者文风冷峻幽默,后者在艺术技巧上有新的认识和发现。

■创作谈

在我10岁那年的秋天,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在红薯地里刨红薯,那天运气好,收获颇丰,竟然刨到了一块硕大的漫长路根红薯,我兴奋不已,对接下来的运气充满幻想,以为还有更大个头的红薯在田地深处等着我。为了行动方便,我在田头的护路沟底刨了一个坑,将箩头里的红薯先埋在那儿,等再刨了更多的红薯汇集后扛回家。就是在我刨坑时,那一小朵旋风突然从铁刃上兴起,让我猝不及防,吓了一跳。我刚刚把铁锹踩进土里,紧贴着铁锹就冒出一朵旋风,刺溜溜转动,有一株辣椒棵子那么大,掠起土尘草屑,围着我旋个不停。我弄不清它要干啥,尽管知道田野里的旋风大有来头,但因为红薯地里人多,不远处就有小伙伴们在吵吵嚷嚷摔跤玩耍,所以我并不害怕。那股旋风旋个不停,像一只野狗,像在诉说满肚子的埋怨,转了两圈后看我不太理它,就一炮蹿子跑远了。旋风的出现没有让我的铁锹停下来,我掘起那锹土,接着又刨了第二锹。我的铁锹再次吃进土里时,又一股旋风拂地而起,而且比刚才那股旋风体魄大了许多,噉嗖嗖转着,像是一株小桑树。我身上开始起鸡皮疙瘩,我的汗毛有一部分也悄悄站立起来。锹下生出的两股旋风让我有些紧张。但小桑树没有围着我转圈,而是径直走开,也没有膨大身体的打算,在我盯着它时它已经悻悻地消失,仿佛在嗔怪:“有你这样的吗,真难缠!”我愣了一刻,但还是懵里懵懂果敢地掘了第三锹。这一锹没有掘出旋风,但锹底极沉,像是有人拽着锹头,随着我握紧锹把儿加大杠杆力气,只听见古咚一响——竟然蹶出来一截断裂了的长骨头,一看就是人的股骨。我害怕极了,但好奇心促使我麻着胆子又蹬下一锹,这一次掘上来的是一块沤糟了的棺材板,断茬儿洋溢出浓烈的松柏芳香……

要是仅仅锹底下冒出来两堆旋风一根枯骨,倒也没什么可稀罕的,在田野里这类事多了,几乎司空惯见。真正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在红薯地里,在刨红薯人们的铁锹底下。我们对收获红薯的不同层次有不同的叫法,真正的收获红薯叫“出红薯”,而在收获过后的田地里再次挖刨红薯的残余兵勇才叫“刨红薯”。生产队大集体的劳动总是粗枝大叶,没谁认真干活,所以红薯田里落下没出净的红薯再正常不过。本来红薯在土地深处自由游行,并不太按秩序安家立业,有些长蒂红薯远远地超开母苑,是独行侠,不管不顾一头扎向地底深处,出红薯时又怎能不被落下?恰恰就是这些独行侠,给刨红薯的人带来无限的探索快乐。我们称这些远远离家出走的红薯叫“路根红薯”。我们对路根红薯充满向往并不在红薯本身,而是在挖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想不到的仙事。

土地深处的秘密实在太多,说不定在你深挖寻找哪块路根红薯时,土地会猛然举出来一罐金银珍宝什么的——我说这话绝非空穴来风,仅仅是昨天,就有人一锹下去,咯噔钝响,竟然刨出了一罐铜钱。人群哗啦啦围过去,欢天喜地去抢地底下流出来的宝物。田地是公家的,所以田里的一切都是公家的,不是谁发现才属于谁。我也从人缝里钻进去扒在地上抢到了两枚铸成一体的铜钱,上头刻着“康熙”两个字,另两个字已被绿锈平掉(在接踵而来的冬天里,我用这两枚铜钱纳制成鸡毛毽子,和小伙伴们消磨寒冷而漫长的时光)。在另一块地里,有人挖出了一只陶制凤凰,红红蓝蓝,色彩绚烂,好像不是从地底下蹦上来的,而是刚从烧成它的火窑里飞出。当然,刨红薯的人们挖到田鼠的仓库,挖出一堆黄澄澄的小物件以储备越冬的豆粒,更是屡见不鲜。就是单说刨红薯,也是丰富多彩。有人擅长东一锹西一锄地乱掘,不知道哪一锹咔嚓一响就与一块等待他的红薯不期而遇;而另一些人则老实实在把守一溜地方,平排挖地,总有红薯逃不脱这不漏鱼的大网,乖乖地跳到地面上来。

但其实刨红薯也只是一个说法,大伙儿刨的时间短,歇的时间长,大部分时间是在拉呱打闹,红薯地就是一处聚会的大广场。土壤湿润而松散,像是一地红砂糖。那是世世代代熟耕的田地,连一小块砖碴砂礅都不可能藏身,玻璃本来就罕见,当然不会被丢在这野地里,所以尽可以在里头摸爬滚打,端坐、翻筋头、躺卧,像是在一床硕大的新棉被上。大人们在讲古,笑声与谑语并起;孩子们奔跑、摔跤,嗷嗷乱叫,一地的欢乐之花盛放。只有这个时候,你才能理解啥叫“断竹,续竹,飞土,逐内”,你才能明白这首诗里的深刻自然的含意。在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土地上,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过分,都是正常的。要是有一天有人一锹刨到了一个航空母舰或天外来客的飞船残骸之类,我也不觉得稀奇,听说某地某人在田里一铁锹下去,掘出了一块世界上最大的红玛瑙!

土地深藏的秘密不是村子秘密的核心,真正的秘密是在话语里,在人们的传说里。这种秘密深厚而繁密,就像土地本身一样。与这种传说的秘密相比,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显得单调而重复,甚至可以让人忽略,或者说现实仅仅是传说的一个微小的影射片段而已。村子里的每个家族、每处地方都重叠累积着精彩的传说:这个水塘角曾经漂浮过一双红鞋,诱使谁的闺女溺水而亡;那株桃树曾被夏天的迅雷劈过,而且连带劈走了一个小伙子,这小伙子相貌俊美,是被玉皇大帝选去当侍候童子的;这处路口有几年有铁塔一般的路神出没,因为不远处总是有成群的鬼火聚结,路神提防群鬼害人;南地的那块田里有个水牛精,它总在深秋里站在田当中咩叫,有人冲撞了它,被吓得患了一场黄疸病;谁的爷爷亡灵出殃,碰着了一棵桑树,那被殃打了的绿树就立马死了半边,叶子像被开水烫过一样;谁的魂灵又附上谁的身子上说话,因为他生前做过亏心事,到了阴间也不得安生,要托魂还债……这些传说在村子里萦绕堆积,构筑了另一个微小,另一个世界。村子之所以生生不息,之所以历尽灾难但最后总是存在下来,甚至像当年黄河决口被洪水夷为平地,像1942年的旱灾将一村人赶下南乡逃荒以及上世纪初的战乱匪患……一切灾难过后,村子会神奇地复原,仍像当初一样。除了肉眼能见的这片实在的土地外,在这片土地之上还有另一个更丰满完整的世界顽强地存在着,这才是村子一次次死而复生的根源,是村子的精魂,也是真正的家园。

我的长篇小说《夜长梦多》力图写出村子的本质,写出这些深在的核心秘密,写出那个看不见的家园。尽管我曾经生活其中,但要写出这一切也并非易事。因为传说都具有其神秘性,每种传说又都是分离的,很难将其集合成一体。小说最初的名字叫《传说浩淼》,强调的就是针对村子来说传说的重要性和传说所独蕴的决定历史走向的力量。

村子是中国最基本也是最完整的社会构成单位,一个村子就是一个独立世界。有一句话说,县城是个大村庄,北京是个大县城,形象概括了中国的社会形态。可以这样说:村子的价值观就是传统中国的价值观,能够写透村子,也就写透了中国。我尝试将我对人对事的认识,都集中到一个村子上来表现,从而构建一个属于我的语言世界。

我想让这个世界丰满真实,成为我的心灵家园。

广 告

第二届“中华情”当代诗歌散文联赛征稿通知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7周年,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文艺大发展、大繁荣,传递正能量,提振精气神,激发广大诗人作家的创作激情,推动诗歌散文创作的更好更快发展,特举办第二届“中华情”当代诗歌散文联赛。

一、主办单位:中华散文网、华夏博学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二、征稿主题:歌颂中华、感恩父母;讴歌生命、赞美生活;描绘梦想画卷;抒发爱国情怀;记录亲情友情爱情;细写身边生活小事。

三、参赛对象:华语诗人、作家及文学爱好者均可参加。

四、征稿日期:即日起至2016年10月10日。

五、征稿内容:思想内容积极健康向上,能够彰显中国精神和时代特色的诗歌、散文、散文诗。新诗限3首共60行以内;传统诗词限3首;散文限1篇2000字内;散文诗限3章,每章800字内。要构思精巧、情感真挚;文笔流畅、情趣高雅;提倡短制,以小见大,谢绝组诗、应酬诗和传统式文章,作品题材不限,发表与否不限,请注明出处。

六、征稿要求:

1.原则上只接收电子版稿件,勿用附件,投稿邮箱:cnq8868@sina.com。务请作者署真实姓名,在作品后注明作者简介、通讯地址、联系电话、手机与电子信箱。为保证纸稿或快递作品的安全送达,请一定通过中国邮政投寄。来稿不退,请自留底稿。

2.每人限参加其中一类评比,杜绝化名多投,杜绝抄袭,电子投稿后请勿再寄纸稿。作品必须确系作者本人创作,并未与任何一家媒体有版权归属签约,参赛者应保证参赛作品拥有独立、完整的著作权,文责自负。

七、评选与奖励:

1.联赛不收参赛费、评审费,不支付稿酬。由主办单位领导和在京作家、诗人组成评委会。入围即为初评,再经复评、终评程序。

2.联赛设特等奖、金奖、银奖、铜奖及优秀奖等,均颁发证书,无奖金和奖品,请周知。

3.凡获奖作家以邮寄书面通知为准,邀请到北京参加隆重的颁奖典礼和创作论坛(费用自理),其作品将在中华散文网发表,并将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专集。

八、来稿请寄:100043北京市石景山路52号4300-13信箱“中华情”办公室;联系人:刘青;咨询电话:010-88685162;投稿邮箱:cnq8868@sina.com。

更多资讯请浏览官方网站:www.cnprose.com

中华散文网
华夏博学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百家评论

二〇一六年八月刊(上) 目录

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办

编委会:
王红勇 张 炜 杨学谦 李 军
谭好静 李振平 陈文东 贾仲明
郑 蓉 王延刚 田川流
社长:谭好静
主 编:李振平

理论经纬度
孙桂芝/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与影响
凌展元/可怜的索卡尔, 回归的文学理论

文本细读
郭 艳/先锋的内化及其时代言说的困境:
一个非理想读者的阅读笔记
——关于李洁《镜子里的父亲》
崔绍怀/“法理与人情的两难”
——论马原长篇小说《冈底斯》

批评交锋
董迎春/译/译评:当代诗歌两种书写
——以 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创作的考察
马春光、孙基林/如何讲述“中国当代诗校”的历史
——以三本诗歌史著为例

齐鲁作家群
李君若 董国军/董国军生命严重的“新底版书写”
——高建刚小说论
贾小强/独语、自我实现、意识形态
——论王禹鹏散文

文学咖啡馆
顾广梅等/新世纪乡土文学创作现象面面观

影像锐视镜
魏李梅/电视剧《火流星》狂欢仪式的叙事功能
陈 彬/时间、叙事与补偿诗学
——谈电影《秦榆街9号》里的三种观念

青春实力派
龙永平/根源断裂与亚现代失落的安徽之南
——论于保群的《蓝桥雨史》
杨有楠/论郑小驴小说的神游历险

史界新思惟
张立国/报告文学之贵客晋豫
陈 彬/时间、叙事与补偿诗学
——明性说小说论

海外华文创作摄影
王泰林/个体生命经验的历史记忆
——评李黎自传《奥——七十年代私人札记》

山东文学

二〇一六年八月刊(上) 目录

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办

主 编:李振平
执行主编:高艳国

山东签约作家
岁月深处的风景 / 陈原
幻想远方的精神舞者 / 李进祥

主编看好
喜丧 / 李仙

实力聚焦
铜绿鱼 / 梁小希

中短篇精选
风雪夜归人 / 余同友
纸飞机(中篇) / 戴璞
说读者 / 胡康文
明天见 / 墨卿

小小小说擂台
鬼屋 / 刘国芳 化妆师 / 郭焕平
最后的微笑 / 王培静 你家几楼啊 / 乔迁

汉诗纵横
亲爱的烟尘 / 蓝紫
青草编织的月亮 / 孔繁

齐鲁诗话
无辞之刃 / 李庄

天下美文
暗夜的星辰 / 李达伟
天山里的夏特 / 唐荣亮

热点话题
被表演的和被表达的 / 王月鹏
我为什么写鲁迅 / 郝永勃
在这个时刻读鲁迅 / 简墨

中国第三届网络文学大赛参赛作品选
小酒馆 / 乔土
太平 / 广记 / 大易沉香
不要轻易惊动那床下长久的睡眠 / 惠永臣
让痛苦像只黑猫退回黑夜 / 伊岸

订阅方式:
1.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邮发代号: 24-125
2.向《山东文学》编辑部订阅
电话: 0531-82867236 82867232
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舜玉路40号
邮编: 250002
3.每册定价: 12元
全年订价: 144元
上下半年刊合订: 288元